

蘇聯小說通俗本

收穫

格·尼古拉耶娃原著 施 瑛改寫

蘇聯小說通俗本

收穫

格·尼古拉耶娃著 施 瑛 改寫

上海通聯書店發行

收 穫

定價三千七百元

原著者 格·尼古拉耶娃

改寫者 施 瑛

出版者 育才書局

上海金家坊四七號

吼聲書局

上海山西南路一號

發行者 通聯書店

上海九江路二九五號

印刷者 奎記印刷所

上海新開路九二〇弄



1953.2.
1-(1 0000)

1953年2月初版

1-10000

序

蘇聯女作家格·尼古拉耶娃是戰後開始登上文壇，大露鋒芒的。她的大作「收穫」，於一九五〇年發表，轟動一時，被公認為蘇維埃文學的巨大勝利。這部卓越的小說，光榮地獲得了一九五〇年斯大林文學獎金一等獎。

「收穫」是以蘇聯的集體農場為背景，描寫一個農場怎樣從落後走到先鋒，裏面充滿着新時代的田園風光。故事的開頭這樣的：紅軍戰士華西里，作戰時負了致命的創傷，大家確信他已經犧牲。他傷愈回到早已不再等待他回來的故鄉時，發現自己的妻子，已跟一個她所愛的、同樣善良的人住在一起。這個看來是「傳統的」紐結，可是最後却得到了不是傳統的，而是自然的、正確的、深刻的解決。就在故事的開頭，它已經很有力地吸引住讀者，使讀者非看下去不可了。

丁玲先生在「我讀收穫」（載文藝報五卷二期）中寫道：「作者給我們看見了許多各式各樣的人物，這些人物血肉相聯，為着一個共同的目的結合在一起，他們都具有令人羨慕的、優美的、動人的性格。他們之間的關係，黨員與組織、黨員與黨員、黨與羣衆、夫婦、愛人、父子、朋友，彼此之間都存在着矛盾。這些矛盾發展得是那樣自然，而解決得却又是那樣恰當。是按照最崇高的共產主義原則來處理的，却又不是刻板的教條的，而是顯出有非常的理想與情感。他們依靠着嚴正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互相糾正，彼

此引導，循着黨所指示的道路前進。」而且，作者在本書的故事裏，絢爛地寫出集體農場勞動的果實，爲進一步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她把美好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像曙光似的顯示在讀者前面。

「收穫」有兩個中文譯本，一個是韋叢燕先生譯的，文化工作社出版；一個是王民泉先生譯的，時代出版社出版。我是根據王民泉先生的譯本改寫的，謹向原譯者致謝。原本有三十餘萬字，描寫細緻，結構繁複，我用單綫直敘、抓住突出情節的方法來改寫，雖然幾經推敲，欠妥之處想必不少，還請讀者指正！

施 瑛 一九五二年秋，上海

目錄

序	一
第一章 家	一
第二章 戰士歸來	七
第三章 解開了紐結	四
第四章 瓦荔雅	三
第五章 第一次黨的會議	七
第六章 薄煎餅的風波	四
第七章 激變	四
第八章 不沉的水	四
第九章 還得向前走	五
第十章 春	六
第十一章 收穫	六
第十二章 舊情復新	六
第十三章 安德烈的指示	八
第十四章 重逢	九

第十五章 這兒太可愛了.....九四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第七十四章	
第七十五章	
第七十六章	
第七十七章	
第七十八章	
第七十九章	
第八十章	
第八十一章	
第八十二章	
第八十三章	
第八十四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九章	
第九十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六章	
第九十七章	
第九十八章	
第九十九章	
第一百章	

第一章 家

本書的故事，發生在蘇聯俄羅斯共和國高爾基省烏格倫縣鄉下，一個名叫「五一」的集體農場上。書中的男主角名叫華西里，是個身材高大、頭髮烏黑、性格倔強而略帶急躁的人物。他是一家的長子。他的父親華老爹，雖然一向務農，對於各種技藝，卻也十分熟練，例如打鐵、鋸木、造車、製鞋、磨粉等等，全都在行。而且華老爹平日幹活，勤勤懇懇，待人接物，和藹可親，很受集體農民們的尊敬。他的前妻只留下華西里一個孩子，續絃名叫施妮達，也生了兩個孩子。這位「太太」出身富裕，做買賣的本領特別來得，她給華老爹「賺」了許多錢，造成一個繁榮的家庭。從外表上看來，華老爹是一家之主，但實際上卻是她掌管着這個家庭。

施妮達對待繼子華西里跟自己的兩個孩子，完全一模一樣，從來沒有半點兒歧視。可是華西里不能跟她相處得很好。當然啦，人大志大，華西里有他自己的生活目標和脾氣，他看到施妮達唯利是圖的行爲，覺得在父親的家庭裏，越來越過不慣。當他在農莊裏，頭一次看到拖拉機的時候，他就立下決心，要做一個拖拉機手。不久，他不顧父母的勸阻，進了拖拉機手訓練所，畢業後被分派在拖拉機站工作。他駕着龐大的拖拉機，在各村莊裏來來往往，每到一處，總是飽受歡迎。男孩子們圍着那部拖拉機，姑娘們成羣結隊的跟着他走。過了一時，這個青年華西里，已經成爲本縣最優秀的拖拉機手了。

他認識了一個名叫艾芙多的女孩子。開頭艾芙多還是個「野姑娘」。她的年紀很輕，喜歡唱歌、跳舞，跟那些談情說愛的少男少女開玩笑。她自己對於談情說愛，可並不感覺興趣。她到處歡躍，好像一隻快樂的燕子，無憂無慮，自由自在，在廣大的天空中飛翔一般。華西里注意到她，偶然跟她跳一次舞，送她回家，並且向她獻些殷勤。他們時常在冬天見面，在夏天，他們有時一同在田裏幹活。想不到艾芙多工作得跟成年人一樣的好，而且像是從來也不會疲倦似的。他們的友誼原是很普通的，日子一久，華西里便覺得艾芙多已經深愛着自己，可是他卻不願陷入情網，決定適可而止。那天，他在送她回家的時候，對她說：「呃，艾芙多，這一次是分手了。以後我們不再一塊出去玩了。」她抬起頭來，驚奇地看着他說：「華西里，這爲什麼緣故呢？」華西里說：「你現在是個大姑娘了，跟你在一起胡纏是不對的，做情人你又太年輕了。並且，我還不想就結婚哩。」他說了這樣的話，心裏馬上非常悔恨，他看到她的面孔在月光下變得很痛苦，兩眼淚水盈盈，他猜想她一定會哭了起來。他準備安慰她一番，給自己找些解釋的話。誰知艾芙多並沒有落下一滴眼淚，或者發出一句怨言。她只是垂着頭，用平穩的聲音說：「華西里，如果是那樣的話，那就再見了。」說完，她慢慢走上自家的廊台去。她的態度叫華西里吃了一驚。他記得過去也曾經跟女朋友破裂過，可是事情從沒有這樣安靜而尊嚴地結束的。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就在他們分手後一個月，村上有個對華西里追求未遂的女孩

子，在一陣錯誤的妬嫉和怨恨之餘，杜撰了一首無聊的打油詩，來誹謗華西里和艾芙多。這首無聊的詩在村裏傳了開來。華西里才深切地感到對不住艾芙多，就在一天旁晚去看她。正巧艾芙多拿着鐮刀，從田裏回家。當華西里招呼她的時候，她吃驚地旋轉身來，丟下鐮刀，靠在廊台的柱子上，面容蒼白，好像在等待着什麼。華西里溫言問她道：「艾芙多，你母親責備了你沒有？」她說：「沒有……她可憐我……」華西里更感到問心有愧，他突然說：「艾芙多……現在人家正在捏造我們的故事，如果必要的話，我願意……我願意跟你訂婚，要是你不反對。等時機成熟，我們就結婚。」艾芙多聽了，搖搖頭，慢慢地說：「華西里，倘若你愛我的話，我是不在乎那些閒言閒語的。如果你不愛我的話，我們怎麼能够結婚呢？往後或許更痛苦……」這話叫華西里無言可對。她掛好鐮刀，勉強忍住眼淚，然後回身向他說：「你最好還是走吧，華西里……」

接着，華西里工作的那個拖拉機站搬到了鄰村去，他跟她好久沒有見面。可是當他碰見別的女孩子的時候，他總是不由自主，把她們跟艾芙多比較。他驚奇地想道：「艾芙多比她們好！」有一天，朋友告訴他：艾芙多已經成了一位勞動模範，她每畝地收穫到五千多斤馬鈴薯，又在縣裏做了次報告，新聞記者還給她照了像登在報上；而且她已經長得很漂亮，向她求愛的人是數不清，她卻全拒絕了。華西里聽了，禁不住心動，寫了封信給她，約她在以前經常相會的那棵樺樹下相見。艾芙多果然如約來了，她穿着新衣服，容光煥發，好像並沒有受過什麼委屈和痛苦。她並沒有向他抱怨，也沒有向他流淚，

只是真誠快樂地信任他。他們重新往來了幾個星期，她那種坦白無私的忠誠，強烈地感動了華西里。華西里就請求父親答應他結婚，華老爹知道新娘是艾芙多，馬上欣然同意。於是華西里跟艾芙多結婚了。「洞房花燭」的那晚，新嫁娘艾芙多坐在床緣上，她的心在狂跳着——華西里是她期待已久的意中人，她將伴陪着他去開始新的生活了。他會開闢怎樣一個幸福的天地呢？她正想着，華西里走進房來，把她拉到自己身邊，溫存地說：「艾芙多，到底有了這麼一天……」

他們結婚以後，住在華老爹的大家庭裏。從一開頭時候起，婆婆施妮達就對艾芙多說：「你不必再到田裏去工作，家裏有的是活計！」艾芙多雖然不願意放棄她所喜愛的農場工作，可是她更不願意違反她婆婆的心意，以致在她丈夫家裏播下不和睦的種子。她答應了，整天留在屋子裏，聽候婆婆吩咐。施妮達把全部家務、餵養牲口、園圃裏的事、全交給艾芙多照管，她自己抽空身子，忙着在市場上打聽買賣行情。華西里仍舊在拖拉機站工作，每一次離家，總要數月之久。艾芙多在家十分勤懇，她在辛勞的家務和寂寞中消磨時光，可是她照樣很快樂。不過，一月復一月地過去，她的快樂漸漸暗淡起來了。她想起自己以前做農作隊長的時候，帶領一隊女孩子在田地上挖馬鈴薯，大家互相競賽，有說有笑，生活那麼有勁，農場上的人甚至於這樣稱呼她們：「馬鈴薯的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那是多麼愉快、歡樂的日子啊！現在呢，她遠離農場工作，而且華西里跟她也好似越來越疏遠起來。每當他從拖拉機站回家，總帶點她喜歡的東西來，表現

得非常親熱，但是除了親熱之外，他們倆卻無話可說。華西里主要的興趣是工作，他感到獸在家裏是件煩惱的事情，便去找外面的朋友——在拖拉機站和集體農場辦公處，或者就是去探望他的同志們。還有，艾芙多細心地注意到，華西里跟那位全縣聞名的女拖拉機手談起話來，總是生氣勃勃的，她更覺得煩惱。自然，這種煩惱並不是舊社會裏所說的「醋意」，但她顯然感到華西里跟自己過得不對頭了。

艾芙多深思熟慮，到底下了決斷。那天晚餐的時候，她對華西里說：「華西里，我已經決定要到集體農場上去工作。」他吃驚地抬起頭來說：「這是什麼意思？我們的孩子怎麼辦呢？」艾芙多說：「我會把她寄在托兒所裏或者母親那兒的。」華西里說：「可是你爲什麼要去工作？你去幹什麼——餵豬嗎？」其實華西里的話錯了，他沒有在她那兒瞭解到艾芙多自己最重視的東西，她不由得悲憤地說：「我——我在縣裏做過報告，我曾經是最優秀的農作隊長……」接着，她的口氣變得和緩起來，繼續說道：「看看我的生活現在弄成了什麼樣子！我完全變成孩子的保姆，丈夫的廚子。我並不責備你，不過我要選擇我自己的道路。」華西里尚未回答，不料施妮達在隔房聽到了這場談話，她像一隻老鷹似的撲了進來，怒氣沖沖地對艾芙多說：「你這個女人，你發瘋了！你想誰來管理家務，來照料這一家人？」艾芙多慢慢地轉過頭來，用鎮定的眼光看着婆婆，說：「媽，我工作完畢回家的時候，仍舊可以照料一切的。」

到底艾芙多到農場工作去了。她一邊要努力應付農場工作，一邊還要滿足她那憤怒

的婆婆的願望，不上幾天，就弄得身心交瘁。華西里也看不過去，因此就對她說：「艾芙多，一個男人總應當使他的妻子身心健康的，可是你卻被這個家庭折磨得形容枯槁了。我們買一所小屋，自己去過活吧。」

他們在一九四一年五月遷入了新屋。那時候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小女孩，大的一個名叫卡蒂，小的一個還在襁褓中，取名叫小芙。他們在新屋裏同居得並沒有多久。這年六月，德寇侵蘇，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華西里投袂奮起，參加軍隊，英勇地踏上了保衛祖國的最前綫。

第二章 戰士歸來

當艾芙多接到華西里陣亡的消息時，她不肯相信。她還安慰她的公公華老爹說：「別相信，爹，他活着的！倘若他犧牲了的話，我的心會早已告訴了我的。我知道——他是活着的！」她馬上寫了封信到他的部隊裏去打聽，在等候回音的期間，她比以前更顯得堅定沉着。好容易部隊裏來了第二個通知，證實華西里已經犧牲，同時華西里的一位戰友也寫信給她說：「他頭上中了顆子彈，倒在壕溝裏。我不知道他被葬在什麼地方，因為那時候我們進入了戰鬥，結果我自己也負了傷。」

艾芙多讀完這封信，一言不發，呆坐了片刻，接着就昏倒在地板上。等她甦醒以後，她變成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一個人了。她覺得自己也已经死去，好像華西里已經帶走了她的生命一樣，留下的只是她的軀殼。夜裏，她到小女兒小芙的床邊，癡癡地看着她睡熟了的容貌，因為小芙生得跟爸爸十分相像。然後，她好像自言自語地呼喚着道：「華西里！親愛的！華西里啊！」幸得她有着兩個遺孤，孩子們使她繼續生活下去。她忍住悲痛，把對於丈夫的整個的愛，移到了孩子們身上去。她以一種全然自我犧牲的精神，愛着孩子們，從不想到自己，或者爲着自己做什麼事情。除此以外，她也樂意去爲別人服務，從照料別人中找到一點安慰……。

話分兩頭。原來華西里確是沒有陣亡，他頭上帶着一個危險的傷口，在醫院裏整整

躺了兩年。其間，有一位同志來看他，告訴他部隊裏已經把他陣亡的消息，通知了他的愛人艾芙多。那位同志又問道：「現在你仍然活着，要不要讓我寫封信去告訴她，好叫她高興一下？」華西里吃力地抽動着他疼痛難當的顎骨，說：「告訴她幹嗎？我奄奄待斃，朝不保夕，告訴了她，難道再叫她悲悼我一次嗎……」那位同志看見華西里傷勢沉重，毫無起色，當然也不再寫信。接着，紅軍攻克柏林，希特勒德國全面崩潰，勝利來臨，和平重現，蘇聯全國在狂歡中。勝利的下一年——一九四六年，有一位專科教授，給華西里施行了一次危險的手術，說也不信，華西里的創口立刻好了起來，而且他的體力也迅速地恢復了。華西里簡直不敢相信他這意外的幸運。他出了醫院，就直飛莫斯科，連家裏也不去個通知，馬上搭了火車回鄉。幾年的離別，再加上死中逃生的幸運，他多麼渴念艾芙多和兩個孩子呵！

在到家的前一站，他碰見一個熟人，是鄰村集體農場的農民。華西里聽得這位鄰人說起，最近曾經在市場上看到艾芙多和兩個孩子，不由得一疊連聲地問他：艾芙多穿着什麼衣服？她在買什麼？那兩個小姑娘長得怎樣了？誰知那位鄰人只是這麼說：「她們過得不壞，你會親自看到的……」這兩句話已經够了，華西里放下心事，準備高高興興，跟妻兒相見。

他在一個小站下了車。外面是大雪紛飛的寒夜，北風掠過暗黑的樹林，呼呼作響。他一口氣走了十里路，才到自己的村上。村莊還是老樣子，他心裏想道：「多好啊，我

到底活着回鄉了！」他越走近自家的房子，脚步越加緊，等到走上廊台，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差不多連氣也透不過來。他用拳頭槌門。裏面有人喊道：「我的天！誰啊？」華西里聽得出這是他岳母的聲音，他忍住狂喜回答說：「是我，媽！我還活着！我才從醫院裏出來！」岳母開了門，跌跌踉踉地幾乎倒在華西里的懷裏，她嚷着道：「華西里：真是你嗎？你還活着！老天爺！」華西里快樂得幾乎落下眼淚來。他擺脫岳母的擁抱，三腳兩步，奔進臥室裏。在朦朧的微光中，他看見艾芙多從床上坐了起來。艾芙多也辨認出是他，她嘴裏叫着「華西里！」跳到地板上，抖抖地抱住他。她哽咽地說：「親愛的！你安全，健康！你一直在哪兒？爲什麼不捎個信來呀？」華西里說：「我在醫院裏躺了兩年，簡直像根木頭似的，四肢全不能動。我不要成爲你的負擔。」他們擁抱得更緊，他的頭靠在她的肩上，眼淚潤濕了兩頰。這一刻，他倆悲喜交集，千言萬語，從哪兒說起呢？

華西里抬起頭來，在隱約中，他看見床邊有個男人的輪廓，他吃驚地把艾芙多推開一邊，喊道：「開個燈！開個燈！」岳母在後面把燈開了，華西里看見有一個男人坐在床沿，正在穿上長靴，穿好後站了起來。這個人穿着一件白襯衫，僵直地挺起了身子，他的肩膀瘦小而狹窄，他的情緒好像很緊張，但強自克制着。華西里是認得這個人的，他名叫斯特潘，也是拖拉機手。這當兒，華西里簡直像失去了理智，他只覺得天旋地轉，怒火中燒。他緊握雙拳，一步步向斯特潘逼近過去。電燈在電綫上搖擺，人影在牆

上晃動，只聽得艾芙多尖聲叫道：「華西里！」華西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

斯特潘並不想自衛，他那雙有點憔悴的眼光，正直不屈地看着華西里。華西里哼了一聲，提起碗口大的拳頭，正想向他的前額打去。忽然間，他看到斯特潘的太陽穴上，橫劃着一道鋸齒形的傷疤，深深地嵌在骨頭裏，那塊骨頭是碎裂過的。華西里像觸電似的，他的拳頭懸空僵住了。他不能打那塊骨頭！他不能碰德國強盜的槍彈留下來的傷疤！他的手慢慢地垂了下來，他的模樣又狂暴又可憐。斯特潘卻鎮定地說：「華西里，爲什麼這樣啊？我並不是像小偷一樣到你家裏來的……」艾芙多也痛苦地叫道：「華西里！我是等待過你的，我真的等待過！」她走到孩子們的小床邊。華西里跟着轉過身去，他看見了兩個孩子的花朵似的小面孔——這是他自己的面孔呵！華西里不由得忘了一切，他面向着幼小的女孩，對艾芙多說：「把她給我抱吧！」誰知小芙卻扭扭臉哭了起來：「走開！走開呀！」她一邊哭着，一邊向斯特潘伸開了手臂。大女孩卡蒂卻立刻認出了是他。她跳下地來，低聲叫着：「爸爸！爸爸！」她長得很大了，她的頭髮照城裏的式樣，編成一對辮子。她很親熱地靠近了華西里。這時候，斯特潘已經迴避到廚房裏去了，華西里讓孩子們睡好，自己也躺了下來。艾芙多走到他的身邊，哽咽地說：「華西里……」他假裝睡着。其實，他的情緒萬分緊張，腦袋在發脹，他怎麼睡得着！他整夜聽見艾芙多在飲泣……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原來整個村上都知道華西里已經陣亡，誰也不再等待他回